

「瑞士」瑞内·施道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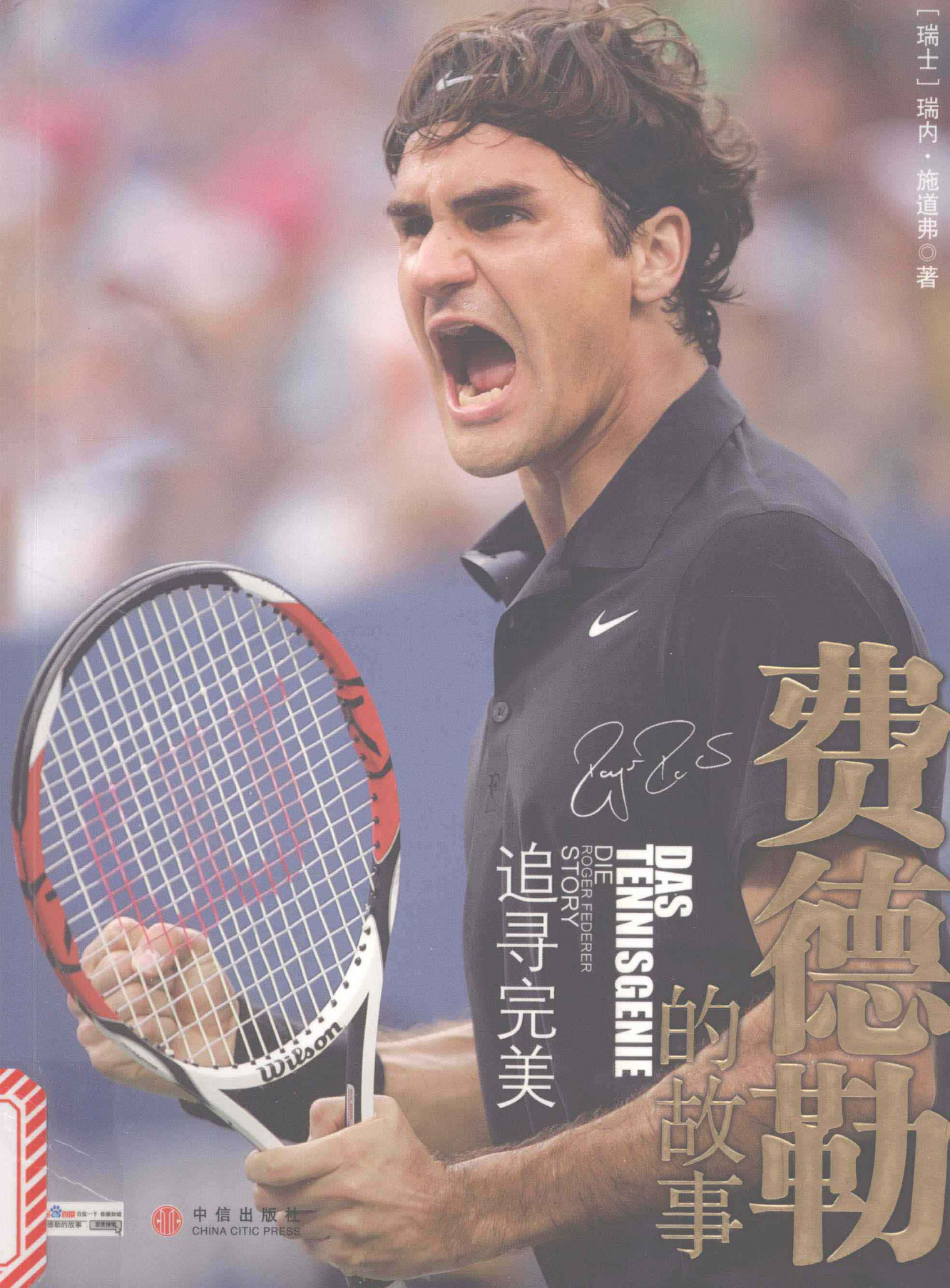
费德勒

的故事

DAS
TENNISGENIE
的
故事
追寻完美

Roger Fede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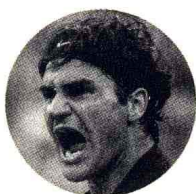
DIE
ROGER FEDERER
STORY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DAS
TENNISGENIE**

**DIE
ROGER FEDERER
STORY**

费德勒的故事

[瑞士] 瑞内·施道弗◎著

张奔斗◎译

追寻完美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德勒的故事：追寻完美/(瑞士) 施道弗；张奔斗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
书名原文：DAS TENNISGENIE: DIE ROGER FEDERER STORY

ISBN 978-7-5086-1176-1

I. 费… II. ①施…②张… III. 费德勒, R.—传记 IV. K835.2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723 号

DAS TENNISGENIE: DIE ROGER FEDERER STORY by René Stauffer

Copyright © Pendo Verlag GmbH, Zürich und München 200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费德勒的故事：追寻完美

FEIDELE DE GUSHI: ZHUIXUN WANMEI

著 者：[瑞士] 瑞内·施道弗

译 者：张奔斗

策 划 者：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5 插 页：8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8-0896

书 号：ISBN 978-7-5086-1176-1/K·108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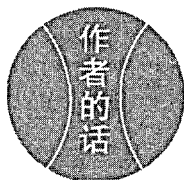
服务传真：010-84264377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罗杰·费德勒

追寻完美的历史仍在继续……



我是在 2003 年的温布尔登公开赛后决定写一本有关罗杰·费德勒的书的，他在那项赛事中成为瑞士的首位大满贯赛事男单冠军。现场报道温布尔登赛已超过 20 年的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我向罗杰及其父母表达了我想，不过，他们当时认为罗杰的故事才刚刚掀开篇章，为一位 22 岁的年轻人撰写传记为时尚早。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仅仅几年过后，费德勒的历史地位就已牢牢确立——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中的一员，与比约恩·博格（Björn Borg）、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罗德·拉沃（Rod Laver）以及弗雷德·佩里（Fred Perry）这样的伟大选手比肩而立。

这本书意在表明费德勒攀上巅峰的道路是多么漫长而艰难、是什么阻止了他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惊人的天赋、他最终如何开掘出自己的潜能，以及他在这项竞争激烈的国际体育项目中的那些连胜纪录是多么不可思议。书中同时描写了费德勒的成长环境，以及在他追寻完美的过程中那些意义重大的人物。这本书同时也表明，费德勒在职业生涯前路中面对的那些目标将是多么难以超越——比如 14 座大满贯赛事冠军的历史纪录；事实上，这也正是各国媒体、球员以及专家们讨论



的一个热点话题，而这绝非巧合。

正如圣谚所说，“本地姜不辣，本村无圣哲”。此话同样在费德勒身上应验，他作为运动员、网球大使以及道德楷模所体现出的天赋和取得的成就，似乎在瑞士国土之外得到了更高层次的认可。如果有读者能够因为这本书而意识到，无论是作为一位运动员还是一个人，费德勒对于网球和体育界都是多么珍贵的神赐之物，那么这本书也就达到了初衷。

当我阅读收集来的众多资料、电子文档以及过去十多年的采访笔记时，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罗杰·费德勒也许是世界上接受采访次数最多的运动员。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他没被问过的问题，而费德勒总是以令人称道的耐心一遍遍地回答着所有的提问，他总是和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们坦诚相见。一次又一次地，他给了我们这些瑞士记者更多的采访时间，即便他并不是非得这么做，即便他对所有的问题都已提供了答案。在这里，我想为他多年来对我工作的配合表示感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如此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在他身上以及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之多——这些都值得追忆并准确地记录——因为有时候，人们只有在相隔一段距离远观时才能看清楚事情的重要性。我总是被一个事实所震惊，那就是这个充满抱负并且总是对自己不满的少年如何成长为世界体育界一位最伟大的人物——特别是在他的品性几乎完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罗杰·费德勒依然保持着谦逊的风度，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特殊人物。即便他做出了一些不被理解的决定，那也往往是为了达到他为自己设立的至高目标所必须做出的抉择。

就在费德勒以令人窒息的速度继续将更多的文件资料以及各种档案写入历史时，我还想感谢另外一些帮助我完成此书的人。我特别想提到兰迪·沃克（Randy Walker），当他在美国网球协会工作时我就与他相识，他是新篇章出版社（New Chapter Press）出版本书英文版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他将热情注入这本书中，令我完全享受改写与更新的整个过程。

我还要感谢在慕尼黑与苏黎世的庞度出版社（Pendo），是他们的主动提议令我有了凭借这本书改变职业生涯的机会。我要感谢我采访过的很多人，他们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愿意和我分享他们对罗杰的回忆与理解——特别是他的父母亲。我要感谢那些多年来在巡回赛中采访罗杰的国际以及瑞士媒体的同行们，他们描述并且指出了他所取得成就的惊人之处，特别是对于瑞士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另外，我还要感谢来自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ATP 媒体公关部的尼科拉·阿扎尼（Nicola Arzani）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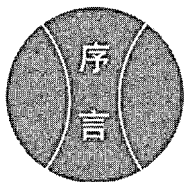
总是能提供很棒的数据及信息的格雷格·沙克（Greg Sharko）的宝贵帮助，以及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的巴巴拉·特拉维斯（Barbara Travers）和尼克·艾米森（Nick Imison）。

我还要感谢 Tamedia AG 和我的老板弗雷迪·威斯坦（Fredy Wettstein），以及我在《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和《周日新闻报》（*Sonntags-Zeitung*）体育编辑部的同仁，是他们的帮助令我能够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来见证费德勒的成长历程。我还要感谢我在纽约的好友约尔根·卡尔瓦（Jürgen Kalwa）——曾经撰写过一本有关老虎·伍兹的书，他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窍门。我还要感谢我的姐姐简宁，她是第一个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手稿的人，并且提供给我很多富有价值的反馈意见。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安妮和我们的女儿杰西卡。对于她们来说，在一整个冬天面对我并不容易——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将自己关在一扇紧闭的房门后，并且深深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之中。

瑞内·施道弗

2007 年 5 月于瑞士慕尔海姆

邂逅一位 15 岁少年



那还是 1996 年的 9 月 11 日，我接受了《每日导报》撰写一篇有关世界青少年杯赛的报道任务；这项赛事类似于为青少年球员而设的戴维斯杯赛，而且正好在我们报社总部的苏黎世举行。一开始我相当疑虑，一项由那些不知名的十五六岁小球员参加的团体赛，谁会对这种报道感兴趣呢？我将这次报道看做是一项苦差，我得“感谢”瑞士网球协会，他们为了庆祝协会成立 100 周年而主动承担了那一年赛事的举办权。唉，这肯定不会成为一次有趣的报道任务。

也正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遇见了罗杰·费德勒，他在一块由铁丝网围绕着的场地上比赛。瑞士网协的官员告诉我，费德勒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少年球员，除了有时候脾气太坏之外，其余方面都无可指摘。当时刚刚 15 岁的他还没有达到参加这项赛事的年龄标准，但却已经拥有令人吃惊的资历——他已赢得了五个瑞士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成为瑞士 16 岁以下年龄组最好的球员，甚至已拥有了第 88 位的全国排名。

那一天，费德勒的对手是一位叫做诺胡尔·弗拉卡西（Nohuel Fracassi）的意大利少年，在和费德勒的这场比赛之后，我就再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弗拉卡西比费德勒大一岁，也更加高大和



强壮；当我来到比赛现场时，他已经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氛围就像是一场不那么重要的俱乐部休闲比赛，现场只有三四个观众和一位裁判，没有球童，所以球员必须自己捡球。然而，我立即就被费德勒那优雅的球风吸引住了。我在 15 年的网球记者生涯中已经见识过很多球员，但很明显，一位非凡的天才正呈现在我眼前。费德勒能够轻松地打出上旋球，以至于他的意大利对手即便在自己擅长的慢速泥地球场上也只能一次次地眼睁睁看着来球从身边飞过。几乎是悄无声息地，他用他的黑色球拍送得出得分球，并且快速而优雅地在球场上移动，他的击球动作协调而非凡。

他的战术同样有些非同寻常，与当时流行的安全而稳定的“瑞典学派”打法毫无共性，虽然这种流行打法通常可以在泥地球场上取得成功。但费德勒不同，他看上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迅速结束一分争夺的机会。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击球技巧，这在他这个年龄组的少年选手中难得一见。他以他的发球和正手统治比赛，他强有力的单手反手以及时不时冲上网前的截击看起来同样如教科书般标准。

毫无疑问，罗杰·费德勒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我震惊并疑惑于为什么尚无人发掘他并报道他，这是否因为媒体经常过早地为富有天赋的少年球员撰写夸大其词的报道，但事后却发现他根本无法在国际网球界生存？并不是每一个瑞士少年球员都能够成长为海因茨·冈特哈德（Heinz Günthardt）、雅各布·赫拉塞克（Jakob Hlasek）以及马克·罗塞特（Marc Rosset），他们也许是瑞士历史上最好的三位男子网球明星。也许，瑞士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仍在从事发掘天才少年球员的工作了，毕竟对于瑞士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能够拥有 1992 年奥运会金牌得主罗塞特和当时已获得温布尔登赛女双冠军及美国公开赛女单四强的 15 岁玛蒂娜·辛吉斯（Martina Hingis），已经显得有些“不成比例”。

但也许，真正的原因在于费德勒成熟的球技和他的场上行为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他可真是个暴脾气！在这个 9 月的下午，他的脾气会因为哪怕最微小的失误而突然爆发。有几次，他因为愤怒而将球拍远远地摔出球场；他几乎从未停止过苛责自己，即便球只是稍稍出界，他也会对自己大喊“蠢货”或是“笨蛋”。有时候，他甚至会赢得一分后大声责怪自己，因为他对击球并不满意。

他似乎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毫不在意，整个世界里只有他、网球、球拍——以及他暴烈的脾气。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他在这一天与自己的较量甚至超过了与隔网相对的对手的较量。这种双重折磨将他推至极限，我猜想他最终会输掉比赛，尽管他在技术上高人一筹。然而我错了，费德勒以 3 比 6、6 比 3 和 6 比 1 赢

得了胜利。

事后我又发现，费德勒一天前已经从一位叫做莱顿·休伊特（Lleyton Hewitt）的顽强澳洲少年手中赢得了一场艰难的三盘比赛，他逃过了一个赛点并最终~~以4比6、7比6和6比4~~获胜。这场费德勒和休伊特之间的比赛在大约30位购买了当天门票的观众以及4位购买了赛事季票的球迷前上演。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两位少年最终成为了两位伟大的球员——他们都获得了世界第一的排名，并且在坐满观众的网球界最盛大的舞台以及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面前献技。

我想更多地了解费德勒，于是我和他约了一个采访。当他坐在健身房更衣室我对面的木桌旁时，他又一次让我吃惊。我担心这个年轻人会因为一个来自国家级报纸的陌生面孔的出现而沉默寡言，以至于说不出任何有用的或能够被我引述的话语。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费德勒带着顽皮的笑容，流畅而充满自信地表达着自己。他解释说他的偶像是桑普拉斯，他已经在日内瓦湖边埃库布朗的瑞士国家网球中心训练了一年。他还说他也许是世界上他这个年龄组中最好的三四十位球员之一，他想成为一位顶尖的职业球员；当然，他还必须改进他的技术——以及他的态度。

“我明白我不能总是抱怨和怒吼，因为那会伤害我并让我打得更糟。”他说道，“尽管失误是正常的，但我总是很难原谅自己的任何错误。”他望着远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人就是应该打出完美的网球。”

打出完美的网球——那才是他的动力之源。他并不只是想打败对手和赢得冠军，尽管他承认他也愿意名利双收。但对他来说，出于本能，作为球员的旅程意味着击球并且用球拍将球打向球场上尽可能完美的位置。他似乎沉溺于这个想法而无法自拔，这也恰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赢得分数后仍会变得沮丧；他并不是想在这个中间有网的长方形球场里去统治对手，他想统治的是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网球。

费德勒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期待——对于那个时期的他来说，也许显得过高了。在期待与现实的矛盾中，他在情感上难免有所迷失。看上去，他已经意识到他拥有极大的天赋并且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还无法顺利地将天赋转化为现实。

他对于完美的这种非比寻常的态度也具有某些正面的效果，那就是他不会将对手看做是想要抢走蛋糕的竞争者——就像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的对手更像是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伙伴，这种态度令他成为更衣室里受欢迎的对象；他喜爱交际，并且是你能够与之开玩笑的那种家伙。对于费德勒来



说，网球并不是一项需要令对手感到害怕的个人运动项目，对手其实就像一个巨大团队中志趣相投的伙伴，共同从事一项休闲活动并且追寻着同样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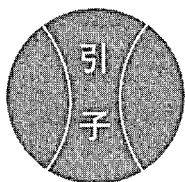
他为自己的错误极度烦恼，幸好他拥有在情绪平稳后自我反省、跳出来观察局面以及将它们置于正确远景中的才能。他同时也愿意承认自身的弱点。“我不喜欢训练，我在训练中总是打得很差。”他在采访中不经意地提道，“在比赛中我能有训练中两倍那么好。”

这话同样让我吃惊。当很多球员在压力下紧张得无法发挥时，很显然，他却保持了一种赢家的心态。这一长处在最重要的比赛和最关键的时刻得以充分体现，它让对手焦躁不安，却令费德勒多次逃出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险境。这也帮助费德勒创造了网球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纪录之一——自2003年7月到2005年11月间的24场决赛连胜——这一数字是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和比约恩·博格保持的前纪录的一倍。

费德勒在世界青少年杯赛上的胜利是徒劳无功的——缺少了强大的第二单打球员以及富有经验的双打组合的瑞士队，最终只位列第15名。罗杰·费德勒赢了，但瑞士队却输了——这种情况在此后的戴维斯杯赛中又多次上演。尽管如此，这个暴躁少年仍然得到了参加世界青少年杯赛的澳大利亚代表队教练达伦·卡希尔（Darren Cahill）的称赞，这位前美国公开赛男单四强球员当时是莱顿·休伊特的教练。“他已经拥有了日后在职业巡回赛中成功的所有能力。”卡希尔这么说道。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我已经收集到了能够写出一篇好报道的足够素材。这是我第一篇关于罗杰·费德勒的报道，当然并非最后一篇。那篇报道的题目就是——《人就是应该打出完美的网球》。

没有人料到是他



俗话说“三岁看大”，这对于网球来说也许比其他任何运动项目都更合适。世界各地那些数量众多的充满抱负和天赋的少年球员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到达网坛的巅峰，而那些真正的冠军总是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能令周围人相形失色。

我永远也忘不了 1984 年温布尔登公开赛上的那一天，我的德国同行克劳斯 - 皮特·维特（Klaus - Peter Witt）——人们都叫他“KP”——冲过来抓住我、将我拉出嘈杂的新闻中心。“我们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他大喊着，“红色炸弹终于来了！”

KP 领着我穿过全英俱乐部东北角的密集人流，来到了第 13 号球场，那里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骚动；人们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往场地里看。一位红头发、蓝眼睛的 16 岁少年正在横扫美国对手布莱恩·威伦博格（Blaine Willenborg），“红头发”当时已经以 6 比 0 和 6 比 0 领先两盘了，英国记者们疯狂地查找着上一位在温布尔登一局不失地拿下胜利的球员资料。不过这个少年让他们免受了这项工作之苦，因为他在第三盘丢掉了四局。

这个家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他用他蛮横冷酷的发球和底线球痛击着对手，这就是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说到贝克尔，他曾经的德国教练克劳斯·霍夫萨斯（Klaus Hofsaess）说过：

“只要能够提高他的正手，他愿意吃下一只老鼠。”KP 兴奋不已。从温布尔登单打资格赛中杀出的贝克尔，又接着在正选赛第二轮打败了尼日利亚球员奥迪佐（Odizor）。贝克尔的第三轮比赛在有着“冠军坟墓”之称的二号球场举行，他面对美国球员比尔·斯坎伦（Bill Scanlon）。不幸的是，贝克尔在第四盘比赛中摔倒并扭伤了脚踝，因为严重的韧带拉伤，他被担架抬出了球场。

当天晚上，KP 和我在格罗切斯特酒店的酒吧询问贝克尔的教练冈特·波什（Gunther Bosch）：“这孩子怎么样了？”波什主动把房间钥匙递给我们说：“你们还是自己去问他吧！”

我们原以为会看到一位被淘汰后沮丧的年轻人，但贝克尔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对缠在他腿上厚厚的绷带毫不在意。我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抱怨或不快。“看！那是我，那是我！”他兴奋地指着电视屏幕上的当天赛事精华节目大喊着。KP 和我会意地对视了一眼，我们都明白，如果这个德国人不成功的话，那么谁还会成功呢？

第二年，贝克尔以 17 岁的年龄赢得了温布尔登男单桂冠，成为历史上赢得这项赛事的年龄最小的球员。

和贝克尔一样，大多数伟大的球员都似乎像一声惊雷那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贝克尔最伟大的对手、瑞典人斯蒂芬·埃德博格（Stefan Edberg）曾经赢得青少年组的“全满贯”，也就是赢得了澳大利亚公开赛、法国公开赛、温布尔登和美国公开赛的男单桂冠。约翰·麦肯罗 18 岁时就在 1977 年的温布尔登赛上以资格赛球员的身份一路冲进了四强，他那粗野的球风和暴躁的爱尔兰人脾气同样成为了文章的标题。比约恩·博格在 1973 年以 17 岁的年龄首次参加温布尔登赛就打入了八强，一年之后，他赢得了他自己运动生涯中六座法网赛冠军奖杯中的第一座；1975 年，他率领瑞典队夺得该国的第一座戴维斯杯冠军奖杯，他在夺冠过程中赢得了所有 12 场单打胜利。

这份名单还可以延续下去。当皮特·桑普拉斯赢得 1990 年美国公开赛冠军时，他仅仅是一位世界排名第 12 位的 19 岁青年，他在那项赛事的最后三场比赛中连续击败了伊万·伦德尔（Ivan Lendl）、麦肯罗和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在仅仅只有 17 岁时，阿加西就凭借他炮弹般的正手击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二十多位球员之一。1982 年，17 岁的马特·维兰德（Mats Wilander）第一次来到罗兰·加洛斯就赢得了法国公开赛桂冠。2005 年，西班牙的拉菲尔·纳达尔（Rafael Nadal）在他 19 岁生日之后的两天赢得了他的首个法网赛桂冠。

伟大的女子球员通常在更小的年纪就能够取得突破。以 22 个大满贯赛事冠军而成为最成功的女子职业球员的斯黛菲·格拉夫 (Steffi Graf)，在 13 岁时就已进入世界排名前 100 位。翠茜·奥斯汀 (Tracy Austin)、安德莉亚·贾格尔 (Andrea Jaeger)、莫尼卡·塞莱斯 (Monica Seles)、詹尼弗·卡普里亚蒂 (Jennifer Capriati)、安娜·库尔尼科娃 (Anna Kournikova)、玛蒂娜·辛吉斯以及玛丽娅·莎拉波娃 (Maria Sharapova)，无不是在很小的年纪就已在职业网坛取得了成功。

我是在玛蒂娜·辛吉斯只有 9 岁时第一次听说她的，她出现在了一家名为《Hingisova》的地方小报网球比赛的比分栏里。她是一位天才少女，就像卡普里亚蒂以及维纳斯 (Venus) 和塞雷娜·威廉姆斯 (Serena Williams) 那样，她甚至在还没有打过一场 WTA 女子巡回赛比赛的情况下，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被认定是未来的伟大冠军。

当辛吉斯只有 12 岁时，就参加了为 18 岁以下球员设立的法国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子赛事，毫不夸张地说，球员、教练、媒体和球迷们排着队争相一睹这位天才。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经纪公司国际管理集团 (IMG) 的创始人和长期的董事马克·麦考马克 (Mark McCormack)，在整个赛事期间关注着辛吉斯的每一场比赛，并且被她的表现所震惊。

当辛吉斯赢得冠军并且在二号球场接受奖杯和鲜花时，最具声名的美国网球评论员巴德·科林斯 (Bud Collins) ——这位总是穿着鲜艳长裤的《波士顿环球邮报》网球专栏作家，正坐在场边。“嗨！施道弗，”他隔着很多排观众冲着我大喊，“这就是你今后 20 年的‘长期饭票’啦！”

科林斯的这句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证明完全正确。一位网球运动员可以根本性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网球版图，同时也可改变网球记者们的前途。因为贝克尔的出现，KP 在德国经历了这样的巨变。多少年来，他梦想着能够报道一位世界前十的德国球星，一位值得为之环球旅行并且采访所有重大赛事的球员。在贝克尔赢得温布尔登桂冠之前，KP 因为要求更多的网球报道量而和编辑们“斗争”；而如今，他的编辑们像挤一只橙子那样“压榨”他，索取更多的文章和更长篇的报道。“我已经写了一千多行了，”他在贝克尔 1985 年赢得温布尔登的胜利后哀叹道，“而他们还嫌不够。”当时，我怎么能够想象，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身为瑞士记者的我们身上！

然而，罗杰·费德勒的成长轨迹完全不同。尽管人们较早就了解到了他的天



赋，但他从未被看做是未来可能统治这个项目的王者。那些从小就认识他的人中，不少人至今仍惊讶于他的成长与发展。“我从未想过他会成为世界第一，他不是超人，他只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一位球员而已。”费德勒少年时期的一位主要竞争者达尼·施奈德说道。费德勒的童年伙伴、来自苏黎世的职业球员迈克尔·拉玛也表示：“当他十五六岁时你会意识到他天赋出众，但直到他17岁成为青少年组世界第一时，你才会确信他确实具备成为顶尖球员的必备素质。”

像巴德·科林斯这样的前辈从未坐上过费德勒青少年比赛的看台，并且预测他的国际网球生涯。虽然费德勒在17岁时成为青少年世界第一，在1998年赢得温布尔登青少年组男单桂冠，但这并不能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位顶尖的职业球员。

又过去了几年，世界范围内的更多人注意到了他。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虽被看做是一位天赋极高的球员，但看上去却无法达到天赋应该将他带到的高度。人们认为他注定将成为一位失意者，他在数年时间里甚至被贴上了“从未获得大满贯桂冠的最好球员”的标签。

没有人预期罗杰·费德勒能够变得如此伟大，即便在瑞士也同样如此。当他刚刚踏入网坛时，他在正成为女子网坛主要力量的辛吉斯所取得成功的映衬下相形失色；而当他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青少年球员时，小他312天的辛吉斯又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她在1997年赢得了四大满贯赛事中的三项桂冠，并且独占了中央舞台，特别是在瑞士。当瑞士已经拥有了女子世界第一球星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关注费德勒——一位拥有天赋以及不确定未来的青少年球员呢？

即便在瑞士，人们也很少将费德勒作为一位未来的世界第一来谈论。在一个高山滑雪非常盛行的国度，人们总是对过“高”的期望值心存谨慎。一个新的鲍里斯·贝克尔或是皮特·桑普拉斯已经在日内瓦湖和康斯坦斯湖之间冉冉升起的奇特想法，几乎从未出现在任何人的头脑中。然而，这对于年轻球员并不是件坏事。相反，费德勒可以安静地成长，而不必生活在父母以及公众巨大期望带来的压力之中。

不过，费德勒毕竟还是成长在一个职业网球较具影响力的国家。作为ATP最重要的室内赛事之一，瑞士室内赛的举办地就在费德勒位于巴塞尔近郊祖居的家旁边。费德勒的母亲勒内特曾是这项赛事组织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费德勒自己还曾在1994年担任过赛事的球童，13岁的他当年甚至还和吉米·康纳斯合过影。

瑞士男子网球在费德勒出生前后迎来了短暂却相对成功的一段历史。当来自苏

黎世的海因茨·冈特哈德 1976 年在青少年组赛事中取得胜利时，他被过早地当做新一代的比约恩·博格而被人称颂，他是 20 世纪 70 年代瑞士网球的先驱人物。在那个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拼写出 ATP（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全称的年代，冈特哈德在 17 岁时赢得了法国公开赛和温布尔登的青少年组男单冠军。尽管在转为职业球员后未能达到人们预期的高度（主要是因为他腕关节的慢性伤病），他仍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创造了历史，不仅赢得了他的首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而且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资格赛输球后却最终一举夺冠的球员。（冈特哈德以“幸运输球者”的身份参加了正选赛，这指的是当有球员退出赛事时，在资格赛中输球的球员便幸运地得到参加正选赛的资格。）冈特哈德在 1985 年成为美国公开赛男单八强球员，并且还曾赢得过温布尔登以及法国公开赛的男双桂冠。在他结束职业球员生涯后，他成为斯黛菲·格拉夫的教练，并且帮助格拉夫赢得了她 22 个大满贯女单冠军中的 12 个。

在冈特哈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结束职业生涯后不久，瑞士球员雅各布·赫拉塞克在 1989 年登上了世界第七的高位。赫拉塞克之后是马克·罗塞特，他在 1992 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赢得了男单金牌。

罗塞特曾是费德勒必须仰视的人物，不仅在于他两米的身高，而且这个日内瓦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曾长期占据世界前 20 位的单打排名，并且还和赫拉塞克一起率瑞士队在 1992 年打入了该国当时唯一的戴维斯杯决赛，但他们输给了美国队。罗塞特是第一批对费德勒的潜力表示赏识的人之一，他曾经说过：“他具有成为顶尖球员的所有要素——天赋、抱负、谈吐机敏，并且有着熬过艰难时刻所必需的意志力。”他也愿意帮助小自己 11 岁的费德勒，并成了费德勒的良师益友。费德勒同样觉得和罗塞特投缘：“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坦诚、直接并且欢快活泼，甚至有时候会有些无礼。”

不过，当两人之后在巡回赛场上相遇时，罗塞特并没有因为对费德勒的关爱而立即让他战胜自己。他们的第一次对决是在 2000 年马赛站的决赛，这场历史上首次在两位瑞士球员之间举行的 ATP 巡回赛单打决赛中，罗塞特最终以第三盘的抢七获胜。

尽管费德勒并非成长于一个有着伟大网球传统的国家，但瑞士也并非网球运动的不毛之地。正因为如此，费德勒很早就认为，一个瑞士人没有理由无法登上网球世界的最高海拔。

目 录
DAS SCHNITTSTÜCK
DIE ROGER FEDERER STORY

作者的话	VII
序言：邂逅一位 15 岁少年	IX
引子：没有人料到是他	XV

第一部分

1. 从坎普顿公园到巴塞尔	3
2. 爱上网球的男孩	7
3. 埃库布朗的乡愁	13
4. 少年王者	19
5. 菜鸟登顶	28
6. 新教练 新路数	33
7. 奥运会初体验	38
8. 不劳无获	42
9. 戴维斯杯哗变	47
10. 打败桑普拉斯的人	51